

亲情

爱读书的父亲

刘学升

父亲今年85岁了,精神依然矍铄。个中原因,我知道他除了注意锻炼身体,爱读书也是他修身养性的好习惯。

读书被父亲视为高雅之事。自我记事起,就知道父亲喜爱读书。单位办公柜和家中书柜里,摆放着一本本书籍,父亲只要得闲,经常手捧书本,静静地坐在桌前,嗅着沁人的书香,仿佛进入一种蕴含着大智慧的深远境界。

从父亲所写的读书笔记中,能看出他读书并非走马观花,而是细品慢嚼,真正使知识消化于心,并领略其内涵实质,从而让自身得到提升。无论是古典名著还是业务书籍,父亲总是读得津津有味。除了专门的读书笔记,父亲在所读的书里,还会密密麻麻地圈圈点点,以及他在文章旁边写下阅读感受。

书海虽然浩瀚,但父亲往往有所选择。儿时,父亲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,刚进家门,我就会像兔子一样跳跃而起,“抢”下父亲手中的提包——因为我清楚,他的手提包里准会装几本在异地购买的新书。

我离开校园参加工作时间比较早,父亲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在工作之余多读书、读好书。他认为读书是提升个人修养、增长智慧的重要途径,所以经常以一张“婆婆嘴”教导我:儿子,书到用时方恨少,好书不厌百回读,你要趁年轻,抓住大好时光多读书,尽量把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读,知识多了,有利于你的成长和进步。父亲的话,我始终铭记于心。

父亲退休后,对我读书逐渐不再提过多要求。母亲告诉我,父亲认为我读书已经形成习惯,他不

随笔

方寸之间

金志伟

近几年,集邮市场遭遇了冰封季,特别是去年,随着1980年生肖猴票的持续下跌,集邮市场一片哀叹之声。但对于很多集邮者来说,这也正是补缺的良机。去年年底,我用两千多元买了红楼梦小型张和奔马小型张。这个价格过去只能买其中一枚小型张,这也算是捡了一个大漏。

在我小时候,邮票是个很稀罕的东西。

那是1971年,我还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学生。有一天,我去一个家住县粮食局大院的同学家。在粮食局门卫室,不经意间看到了几枚压在桌面玻璃板下的邮票。那一刻,我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住了,双脚再也无法挪动。我至今还记得玻璃板下面是印刷精美的毛主席诗词邮票、南京长江大桥邮票以及毛主席去安源邮票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。那年头,通信还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交流方式。乡村生活是寂寞的,我喜欢与同学、朋友通信。每当收到远方的信件时,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,先在清水里泡,然后放在玻璃板上晾干。有时候,我在信封上贴了一枚心仪的邮票,会在信中告知朋友,让他们帮忙把信封上好看的邮票剪下来再寄给我。在这期间,我还结识了一位热情的邮递员小贾。小贾年龄和我差不多大。他知道我喜欢集邮,每当看到有好邮票,都会特意撕下来留给我。短短几年时间,我就集了几大本信销票。

20世纪90年代,县里成立了集邮公司和集邮协会,我是县集邮协会的首批会员。那几年,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集邮心得,分享彼此的收藏经验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我不再仅仅满足于收集邮票,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实寄封和实寄明信片。这些实寄封和实寄明信片不仅包含了邮票本身的价值,还记录了信件的邮寄过程和时间地点等信息,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。因为每一个实寄封、实寄明信片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,它们带着岁月的痕迹,还有着光阴的质地与气息。

在我收藏的众多实寄封和实寄明信片中,有一枚尤为珍贵,那是一枚“希望工程助学行动”捐资明信片。这枚明信片的正面印有收件人的地址与姓名: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甲1号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,背面有捐方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资助意愿等信息。从背面的信息中可以得知,这是山东烟台港务局18名青年工人集体捐资的明信片,在资助意愿一栏中,他们写道:“捐助三名沂蒙山区失学的女孩”。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,它不仅仅是一枚普通的明信片,而是一份爱心的传递。

时光荏苒,如今的我已经不再年轻,但对邮票的喜爱却丝毫未减。现在我很少集到信销票,因为人们已经很少写信了。但我每年都在集邮公司订一套全年的新邮,平时无事时,我还喜欢整理邮票和邮品,借以打发退休后的闲暇时光。尼采曾说过:“若你一直凝视着邮票,邮票也开始注视你了”。我想哲学家尼采这句话是深得集邮三昧的。

明朝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”。我这个人,癖好不多,如果读书和集邮也算的话,那勉强也就有两种。

点滴

花香中的温暖邂逅(外一篇)

解红光

初夏的晨风裹着金银花的香气迎面拂来,湿润的鸟鸣声里,整条街的蔷薇都盛开了。石榴花提着红喇叭,在微风中轻轻摇摆。我踩着斑驳的树影往超市走去,满眼都是初夏的葱茏。收银台前,我正为如何携带鸡蛋发愁时,一位盘着发髻的大姐递来了一个红色的手提袋。她的发间别着几朵金银花,素净的衣领上沾着些面粉。“用这个装吧,新袋子。”她说话时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,像木刻画上的纹路似的。

原来她是来超市退牛肉的。她早上买的牛肉被超市员工错打成五花肉的价格,儿子发现后非要她送回来重新称重打价。“相差二十多块钱呢。”她边说边把牛肉递给老板,声音洪亮得整个超市都能听得见:“别怪他们,忙中出错很正常!”

又转过一个街角,金银花的香气依然萦绕在鼻尖。我拎着鸡蛋,慢悠悠地往家走,忽然听见一阵熟悉的笑声——是那位大姐,正站在小区门口的水果摊旁,举着手机,对着镜头笑呵呵地说:“家人们,看看这枇杷,皮薄肉厚,甜得很!”她的儿子,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,正麻利地装箱打包,偶尔抬头冲镜头憨厚一笑。摊前的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今日特价:枇杷9.9元/斤,直播下单送金银花茶包。”我驻足看了一会儿,大姐眼尖,立刻招手喊我:“来来来,尝尝我们家的枇杷!”她塞给我两颗,枇杷果肉金黄,汁水饱满,确实很甜,我毫不犹豫地称了一提。我笑着问大姐:“您还会直播带货?”

她擦了擦手,爽朗一笑:“哎,闲着也是闲着!我儿子摆摊,抽空教我做视频直播,没想到还真有人买。”她压低声音,略带得意,“上个月靠这个,多挣了两千多块呢!”正说着,一个年轻宝妈牵着孩子走过来,熟门熟路地挑水果,边挑边问:“阿姨,今天有金银花茶吗?我老公上火,您上次给的喝了两天就好了。”

大姐麻利地从摊位底下掏出几个小无纺布包:

回家的路上,金银花的香气时浓时淡。大姐告诉我,她儿子在小区门口摆水果摊,儿媳早逝,老伴中风后坐轮椅,孙子正在读大学。“我们家的枇杷可甜了。”她突然话锋一转,“顺道的话去尝尝?”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,在她银白的发梢上跳跃。

红灯亮起时,她指着马路对面的小区:“我家小院种满了金银花,开花时香得很。”我望着她挺直的身影穿过斑马线,那个装着牛肉的彩色塑料袋在她手中,像一朵移动的花。

转过街角,金银花的香气突然浓郁起来。我看见路边人家的篱笆上,密密匝匝的金银花正在怒放,嫩黄与雪白的花瓣交织在一起,在晨光中闪闪发亮。

“早给你留着呢!自家晒的,没加糖没加香精,纯天然!”

宝妈扫码付钱,又凑近手机屏幕挥挥手:“看直播的姐妹们,这个阿姨家的枇杷真的很好吃,金银花茶也真的管用,我作证!”

大姐笑得眼睛眯成缝,转头对我说:“这几年,谁都不容易。可只要肯动脑子,老天爷总会给口饭吃。”

一阵风吹过,金银花的香气又飘了过来,混着果香、花香,还有街角早餐店刚出笼的包子香。我忽然觉得,这世上的美好,或许就藏在这些琐碎的烟火气里——有人诚实,有人感恩,有人总是在努力把日子过出甜味来。临走时,大姐硬塞给我一包金银花茶:“拿去泡水喝,清热解暑!”我捏着那包花茶,指尖上是淡淡的花香。回到家里,我打开她的直播间,名字很简单,就叫“金银花开的摊子”。镜头里,她正举着一串荔枝,对着阳光展示:“家人们看,这荔枝多水灵……”

阳光照在她的银发上,闪闪发亮,像极了街角那簇怒放的金银花。

